

東歐「非共化」後的經濟情勢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一九八九年東歐所掀起的民主改革浪潮，有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發展，東歐集團維繫四十年的秩序，竟然產生一連串結構性的變化。在東歐變貌之中最受世人矚目者：其一，改變了戰後歐洲的政治地理，如成立有四十年之久的「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 SEW)於一九九〇年一月宣佈改組，次年六月正式解散；東西德分裂四十年之後，終於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緊跟而來的是，因東德從地圖上消失，大多數的東歐國家由新興民主政黨取代共黨政權的政府，紛紛要求退出蘇聯掌控的華沙公約組織(WPO)的情況下，這個顯赫一時足以與西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相抗衡的軍事聯盟，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亦告壽終正寢，向歷史告別；隨後，南斯拉夫因聯邦成員斯洛文尼亞(Slovenia)和克羅地亞(Croatia)兩共和國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廿五日宣佈獨立後，不但爆發內戰，而且也導致南斯拉夫聯邦全面的解體，原本是一個聯邦共和國，演變成五個獨立主權的國家；接著，獨霸歐亞大陸一方的超級強國蘇聯在同年八月的一次未遂政變衝擊下，「蘇聯」這個建立有六十九年歷史(一九二二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的紅色帝國更意外地從地球上消失，本由十五個共和國聯盟的超級大國一下子變成十五個獨立主權國家，並且還得要靠西方社會的經援始能渡過難關；最後，人口有一千五百萬的中小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亦在民族主義高漲的衝擊下，以和平又文明的方式分道揚鑣，宣佈聯邦關係終結，一分為二，於本(一九九三)年一月正式生效。以上種種，都是二十世紀引人注意的大事。

其二，改變了東歐的政治生態，諸如由共黨「一黨專政」的天下已劃上休止符，各國政黨林立，共產黨非但改頭換面，而且退居在野黨，不再作威作福；國家根本大法以嶄新的面貌再生，「社會主義」或與馬列主義相關的教條口號、標誌和偶像也從每個角落失蹤，甚至國號也受改朝換代之累，以「社會主義」之名為恥，「社會主義國家」又成爲歷史名詞；由共黨精心設計無孔不入的特務系統經不起「人民力量」的考驗，全面崩潰，過去屢遭迫害的異議份子和抗暴事件，非但獲得平反

，而且領導反對運動的異議份子成爲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新主人；人民的基本權力除了獲得憲法的保障外，過去由共黨發號施令不容許百姓有「非份之想」的經濟行爲，終於得到解放。生產資料、土地、有價證券乃至貨幣自由兌換，遷徙和出國旅遊等等，完全改變往昔的嚴密控制方式，一切依市場機能準則，來決定供需關係。凡此種種現象，正說明被共黨施加四十年之久的生活桎梏，最終得到擺脫，是東歐人民二十世紀快結束時，最具時代意義的喜訊。

後冷戰時期的歐洲政治地理，除了巴爾幹半島和高加索地區因民族問題致使政局動盪不安可能還有新的發展外，基本上歐洲的政治形勢應該是大勢底定，至少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交替之際，不會有驚人的變化。至於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則保持穩定發展，亦應不成問題。惟東歐「非共化」後的經濟情勢，其潛存變數仍多，對東歐政局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從經濟面來觀察東歐國家在共黨政權垮台之後，如何從計畫經濟轉換到市場經濟。二十世紀人類史上，祇有過共黨掌權後沒收百姓私有財產，將所有生產資料納入國家控制的經驗，但是如何從奉行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在短期間內轉軌到以市場爲導向的自由民主體制，則是近代史上頭一遭。無疑地，此一龐大又艱巨的改革工程，的確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研究素材，頗值得深入探討。

二、社會主義經濟徹底失敗

(一) 共產主義是烏托邦

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九年上半年爲止，東歐各國均自稱「社會主義國家」，奉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標榜「社會主義建設」爲其主要目標。理論上，根據共產黨的說法，「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成長起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社會的更高級與終極的階段。」^①因此，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皆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則是要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實際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任務，使共產黨有理由掌握政權、支配資源。

東歐各國實行的是蘇聯模式的極權社會主義經濟，其基本特徵爲生產工具社會所有。所謂社會所有之方式有兩種：第一，「全民」所有，即國有，第二，集體農莊與合作社所有，即共有。具體言之，土地、地下資源、水利、水域、森林等各種資源，根據憲法均爲國有；在各經濟部門，如工業、建設、運輸、通信、對外貿易、金融（銀行）等完全國有化；農林、漁業、商業方面則國有與共有（合作社所有）並存。尤其農業方面有國營農場、國營企業及國家與公共機關的附屬農場、修理

註① 列寧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五九一。

技術站等之國有方式，以及在農業經營上仍占優勢的集體農莊之共有方式。在商業方面，國營商業與合作社（主要為消費合作社）並存，前者設於城市，後者則為鄉村農業機構。但在農業、手工業、商業方面，仍有自耕農、獨立手工藝者、集體農莊宅旁園地經營者，以及集體農莊市場上有極少數私營與私有方式之存在。^②

蘇聯和東歐各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係根據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發展而來。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即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所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勞動人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號稱「互助合作」關係；同時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畫商品經濟，國家在「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制訂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實現國民經濟綜合平衡，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協調地發展；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另一特色即是實行按勞分配的個人消費品分配原則，給予勞動人民最起碼的生活水平。^③共產黨曾自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標誌著人類社會經濟關係發展中的深刻革命，較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④可是，以鄧小平所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看，蘇聯和東歐各國所實行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結果證明不但一點也不優越，而且把原來建立「社會主義天堂」的理想，却反而變成「社會主義地獄」，人民的生活水平遠遠不如共產黨盡污蔑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是資本主義最有力的批判家，他對社會變遷過程甚為關注。馬氏反對十九世紀古典經濟學家只談經濟學理，不重視社會問題。他所建構的「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被無數人認為真理，甚至被人世間視為締造「天堂」的宗教。馬氏把聖西蒙（Comte de Saint-Simon）、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之輩的社會主義思想視為烏托邦社會主義，而他所主張的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其實，馬克思想像中的共產主義，才是烏托邦，不可能實現。

（二）經改挽救不了危機

一九九〇年代以前所謂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經濟決策權集中於政治領導階層，經濟管理權則似金字塔般的層層節制，把資源強制地集中於經濟發展的重點部門。此類措施的目的與功能，固然可使經濟在短期內快速成長，同時藉著重工業與原料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使經濟結構迅速轉變。這種制度在實行初期，尚可彰顯績效，但好景不常，馬列主義的框框

註② 張其昀監修，蘇俄簡明百科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民國五十四年，見「社會主義經濟」條，頁四一六。

註③ 經濟百科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條，頁二五。

註④ 同註③。

畢竟重重限制，加上共黨官僚主義的僵化，使得這種號稱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體制」弊病叢生，經濟發展每下愈況。很明顯地，戰後四十一年來，東歐國家這種體制所顯示的各項建設，已遠遠落後於西歐，難與西歐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相匹敵。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東歐即積極尋求各種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但均礙於外力的干預，如一九五三年東德工人抗暴事件、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事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一九八〇年波蘭的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等；或體制運作的僵化，如南斯拉夫率先實行市場與計畫兼顧的社會主義，也挽救不了南國的政經危機，匈牙利實行漸進的經濟改革已有二十年，效果有限也難以克服經濟困境。

總之，東歐國家歷經共黨四十年的統治，其內部已累積諸多弊端。例如：其一，絕大多數人民沒有機會參與國家管理，選舉徒具形式，毫無公平「遊戲規則」可言。其二，共黨政權蔑視人權，大多違反自己所訂的憲法，使憲法成爲具文。其三，共黨主張無神論，對宗教信仰常有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教會與共黨之間的關係格格不入。其四，知識份子對共黨一元領導深表不滿，知識份子經常透過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如歷史性紀念日、環保等，俾喚醒人民的自主意識，却屢遭干預。其五，少數民族受到歧視，民族間的衝突時有所聞，對共產主義揭棄的國際主義誠是一大諷刺。準此以觀，東歐各國幾乎每五年或十年即出現不同程度的危機，這正反映共產黨實行一元領導的極權社會主義體制，是不可改造的。因此，蘇聯和東歐共黨政權的全面崩潰，並非偶然。

三、邁向市場經濟過程緊張

(一) 改革模式各有所本

東歐「非共化」之後，取代共黨政權的新政府正迎接人類有史以來最嚴峻改革工程的挑戰，即如何把實行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能够在短期間內過渡到以市場經濟爲導向的制度。因此，一九八九年東歐發生變革以後，其經濟發展情勢，今天已成爲世人關注的焦點。東歐各國由於其本身的條件不一，加上執政者對改革的認知有所差異。因此，各國的改革進程和績效也不盡相同。過去三年來，東歐國家，除了原南斯拉夫陷入內戰困境係屬特例外，儘管經濟難題仍層出不窮，但基本上已步上市場經濟的道路，逐漸顯現市場活潑的機能。不過，從東歐各國邁向市場經濟過程的種種現象觀之，予人有二種鮮明的對比：其一，走向市場經濟過程亂中有序，已展現明顯績效，如匈牙利、波蘭和捷克等三國；其二，走向市場經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章法步調不一，成果有限，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三國。

東歐各國由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方式各有所本，利弊互見。匈牙利是東歐國家共黨政權倒台之後，唯一沒有改組政府的國家，由民主論壇領導之新政府先後修訂三年和四年計畫綱領中指出，政府的經濟政策基本的和全部的宗旨是實現經濟體制轉變，改變過去基本上由國家控制、扶植、與外界隔絕的管理體制；建立與世界市場相連繫，以私有制為前提的福利市場經濟。其具體目標是把原先九〇％九五％的國家所有制比例減少到二五％三〇％，即把二千三百家工業企業私有化，這些企業固定資產估價總共約二百億美元。⑤在農業領域，則提出改變國營農場和生產合作社占主導地位的狀況，建立以市場關係和私人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業。⑥波蘭由團結工會領導的政府則採「休克療法」的經濟綱領，試圖在私有化、穩定貨幣、控制通貨膨脹、緩和市場供需矛盾、擴大外貿等方面有所突破。但波蘭在「非共化」後三年之內數度更迭政府領導階層，改革綱領屢有爭議，使其改革進程橫生枝節。捷克和斯洛伐克則採折衷方式，以「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有步驟地分途進行私有化改革。「小私有化」是通過拍賣、補償等方式將小型工商企業轉為私營。「大私有化」是通過公開拍賣、公開投標、預先出售給私人、發放投資券將企業財產幾乎無償分配給年滿十八歲的公民（公民憑投資券向企業投資）等方式，將國營大、中型企業變成私營企業或股份公司。⑦至於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則較為保守，朝野力量相當，牽制了改革進程。這三個國家在走向民主化道路之後，均三度改組政府，朝野之間的鬥爭大大削弱改革進度。

匈牙利的改革雖平穩，但外債高達二百二十億美元，失業率直線上升至一三％；⑧波蘭的「休克療法」雖使其瀕臨破產的經濟起死回生，但其通貨膨脹仍然偏高，至一九九二年有四五％，失業人口高達二百五十萬；⑨捷克的經改進度雖稱穩健，績效可觀，但因聯邦宣告分裂，多少打亂其原有改革方案；其他如羅、保、阿等國，均飽受通貨膨脹之苦，通向市場經濟前途仍坎坷。

(二) 經濟發展已有起色

東歐各國生產衰退現象，漸趨回穩。早在一九八〇年代，東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業已出現疲軟徵兆。當一九八九年社會主義體制宣告瓦解後，由於新舊制度交替之際，國營企業和集體農場的生產不再聽命於中央的指令，必須視市場的供需關係來決定。因此，各生產單位在沒有政府財政支援，並且要自負盈虧的壓力下，或裁汰冗員，或宣告倒閉，導致國內生產急劇下

註⑤ 周東耀，「匈牙利轉軌緩慢而平穩」，瞭望（海外版），第四〇五期，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頁三七。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Research Bulletin,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INC. Vol. X, No. 1, 5 January 1993, p. 2.*

註⑧ *Ibid.*

註⑨ *Ibid., p. 1.*

降。根據資料顯示，一九九〇～九一年，東歐各國經濟衰退的現象頗為嚴重，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滑落。國內生產總值約下降一五～二〇%之間，至一九九二年各國下降的幅度已有減緩，約在七～一五%之間（參見附表）。^⑩

東歐國家朝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工程歷經三年的努力，各國的進展不盡相同。目前，匈牙利國營工商企業將近二〇%的財產已通過各種形式轉入外資、合資及本國居民的私有化企業中；共有八百餘家企業業已改造或正在改造過程中，與體制轉換前的一九八九年相比，在私營經濟單位中工作的人數占全體居民的比例已從四%上升到七·八%，職工人數的比例已從一四%上升到三七%。在私有化過程中，各類經濟組織數量劇增，目前共有法人資格的經濟組織達六萬四千多家，一九九二年新成立的就有一萬二千多家。從外資投入來看，從一九八九年的五點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〇年年底的四十二億美元，占西方向東歐國家投資的二分之一，合資企業同期從一千三百七十家增加到一萬四千多家。^⑪匈牙利邁向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點：其一，緩慢而平穩，未採取波、捷二國所實行風險很大的「休克療法」；其二，引進外國資金和技術頗為成功，可藉此改進企業管理和提高效益，爭取企業產品打進國際市場。

在波蘭，華沙當局所推動的震撼措施有驚無險，幾近癱瘓的經濟已有明顯起色。值得一提者：第一，惡性通貨膨脹得到了遏制，年通貨膨脹率從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二千降至一九九〇年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和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七十。^⑫第二，國內市場供求矛盾有了顯著紓解，市場上商品充足，品種繁多，排隊現象基本上消失。第三，波蘭貨幣地位加強，茲羅提（波幣單位）與西方硬通貨的比價相對穩定。第四，外貿出現順差。一九九〇年波蘭自由外匯貿易達三十七點六億美元，盧

註⑩ Ibid.

註⑪ 同註⑤。

註⑫ 同註⑨。

東歐國家經濟狀況表

類別 國別	通貨膨脹率%		失業率%		國內生產總值 降低比率%		外債(億美元)
	1991	1992	1991	1992	1991	1992	
波 蘭	70	45	12	13.5	13	10	503
匈 牙 利	36	22~25	6.5	13~14	8	5~7	220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56.6 斯洛伐克61.2	10~12	12.74	捷克2.5 斯洛伐克10.4	13	7~8	98
羅 馬 尼 亞	200	250	5	8.7	20	16.5	40
保 加 利 亞	100	80	10	13.5	23	15~20	120

資料來源：從報刊資料整理。

布貿易盈餘四十三點七億美元。第五，外匯儲備增加。^⑬一九九〇年底波蘭擁有三十一億美元儲備，一九九一年增至六十七億美元。此外，私營企業的大量湧現促進市場的活躍，同時為國庫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稅收來源。^⑭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方面，自一九九一年起，開始實施私有化計畫和全面放開物價。頭兩年，除斯洛伐克少部分小型工商業單位沒有拍賣完外，捷克斯洛伐克基本上完成了小私有化工作。在小私有化中，總共拍賣了二萬一千個營業單位。迄一九九二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小商店及其他一些服務、飲食行業單位基本上都已轉由私人經營。一九九二年五月，捷克和斯洛伐克開始推行大私有化。至同年十二月，第一階段大私有化工作業已結束。大私有化的企業總共一千四百九十一家。由於推行私有化政策，私營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並在國民經濟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一九九二年十月底，捷克共和國個體經營者已達一百二十萬人，約占捷克人口的九分之一。^⑮第三產業的全面私有化使城鄉市場面貌煥然一新，進口商品充斥市場，琳琅滿目。捷克和斯洛伐克步上市場經濟過程中，比較突出的績效：其一，工業生產下降速度明顯減緩，建築業欣欣向榮；其二，通貨膨脹壓力受到控制，一九九二年降至十個百分點，貨幣穩定，國家外匯儲備增加，至一九九二年十月底，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外匯儲備四十九億美元；^⑯其三，失業率逐步下降，是東歐最低的國家；其四，對外貿易成長快速，貿易結構明顯改變，已從東歐集團轉移向西歐。一九九二年對歐洲共同體和西方國家的貿易占其外貿總額百分之六十二。^⑰此外，吸引外資也有顯著增加。

至於羅、保、阿三國，其經濟情勢則較不樂觀。羅馬尼亞總體經濟的難題，一直困擾著新政府，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國際收支失衡，失業率快逼近二位數，有幾乎一半的羅馬國民生活在貧窮之中，有七分之一的居民在生存的邊緣掙扎。不過，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對羅馬未來的經濟仍抱樂觀看法，因為布加勒斯特正推動「大眾私有化」方案，是繼捷克之後，最具雄心的計畫，只是速度緩慢，效果仍未顯現。^⑱在保加利亞方面，通貨膨脹偏高，國內生產毛額下降的幅度也相當大，失業率超過二位數。不過，現行的穩定計畫在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監督下已進入第二年，預計一九九三年以後會有較明顯的改善。^⑲阿國面臨的處境則是最差，經濟活動幾乎停擺，有一半以上的人民生活在窮困之中，糧食必須要靠國際人道援助和

註⑬ 湯德喬，「波蘭：經濟在困難中徘徊」，瞭望（海外版），第四（五）期，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頁三八。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孫希有，「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出現復蘇跡象」，同前揭期刊，頁四〇。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 1992, pp. 47~48.

註⑱ *Ibid.*

註⑲ *Ibid.*

西方國家的經援，始能勉強過活，國內有三分之一以上勞動人口失業，難民紛紛逃往外國謀生，地拉那政府也企圖採「休克療法」過渡到市場經濟，但因本身條件薄弱，「休克」有餘，療法不足。²⁰阿爾巴尼亞亟待加倍努力，才能克服危機。

四、當前面臨課題亟待突破

(一) 共同難題猶待克服

東歐國家邁向市場經濟道路上，歷經三年的改革摸索，如上所述，某些棘手問題已化危機為轉機，漸至佳境。惟至目前為止，仍存在諸多共同難題有待克服。其中比較刻不容緩的課題如：

其一，加強穩定措施，以抑制通貨膨脹；波、匈、捷三國的工業生產已停止下降，羅、保、阿三國則仍在倒退之中。不過，這些國家均有個好的徵兆，儘量把守穩定政策，以及獲得國際貨幣基金會提供協助和建言。²¹據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九二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通貨膨脹率還維持在十個百分點，匈牙利超過百分之二十，波蘭超過百分之四十，羅馬尼亞仍居高不下，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保加利亞徘徊在百分之八十至一百之間（參見附表）。因為東歐各國的財政赤字普遍擴大，占其國內生產毛額在十個百分點以上，有助長通貨膨脹之虞，亟待抑制。

其二，失業率上升，影響民心士氣，增加社會問題；由於東歐各國均處於經濟轉型時期，國營企業私有化之後，裁汰冗員整頓設備，或經營不善企業宣告倒閉，由此失業人口直線上升。據估計，除了捷克的失業情況較穩定外，其餘東歐國家的失業率均是二位數（參見附表），容易滋生事端，人心惶惶，甚至對民主改革失去信心，以及步上民主政治的東歐社會，多少有負面的影響。

其三，債台高築，資金短缺，無力增加公共建設，刺激經濟起飛；東歐國家為了更新設備，提高生產，自一九七〇年代即向西方工業國家舉債。可是光加強硬體設施，而不充實軟體份量，其改革成果自然極其有限。迄今為止，東歐各國背負外債連本帶息增加不少，波蘭外債最高，超過五百億美元，其次匈牙利有二百二十億美元，保加利亞一百二十億美元，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有近百億外債（參見附表）。無疑地，外債的負擔，對東歐亟需資金俾增強經濟建設，誠為不利。

其四，共黨殘餘力量伺機而動，各黨派鬥爭不休，影響政局穩定；東歐共黨土崩瓦解之後，並沒有消聲匿跡，倒是自行蛻變或改頭換面，其每屆選舉得票率仍居第二、三位，不可忽視，尚有活動空間爭奪權力。再者，其他民主黨派嚐到權力滋

註②① Ibid.
註②② 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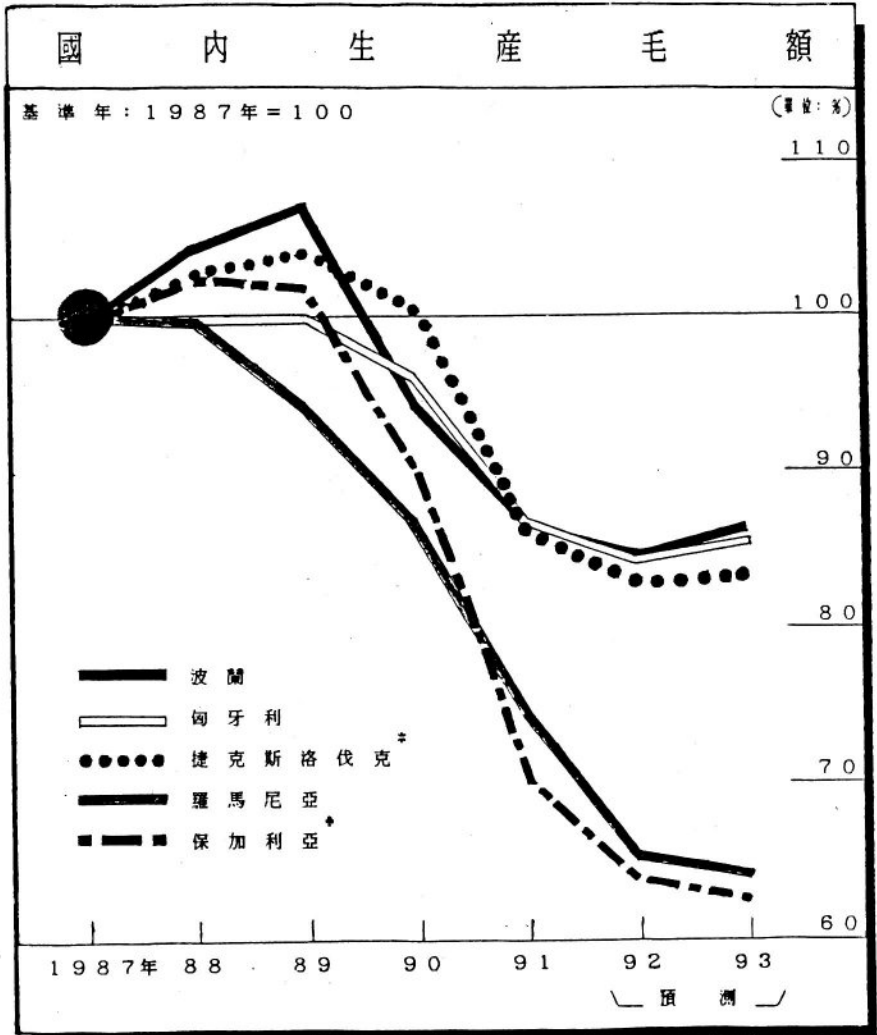
味之後，彼此間互別苗頭，相互傾軋。這些現象對東歐亟需和平穩定的改革環境，具有負面的影響。

(二) 改革前景展現樂觀

此外，尚值得一提者，由於東歐變革之後，政局尚欠明朗，社會脫法脫序事件頻頻發生，投資環境受到質疑，致使外商躊躇不前，據估計，流入東歐各國的外資僅有一百多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匈、波、捷等三國，約占三分之二，^②這對東歐亟需上千億美元之資金始能重建市場經濟的迫切性，實在幫助有限。因此，東歐的經濟復興計畫，仍須自求多福，自力更生。

不過，東歐各國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此一發展方向已不可逆轉。一九九一年以來，東歐與西歐的經貿關

圖一 東歐經濟復甦走勢圖



資料來源：EIU；IMF

*1992~93：羅馬尼亞本土，不含斯洛伐克。

†1987~90：國內生產淨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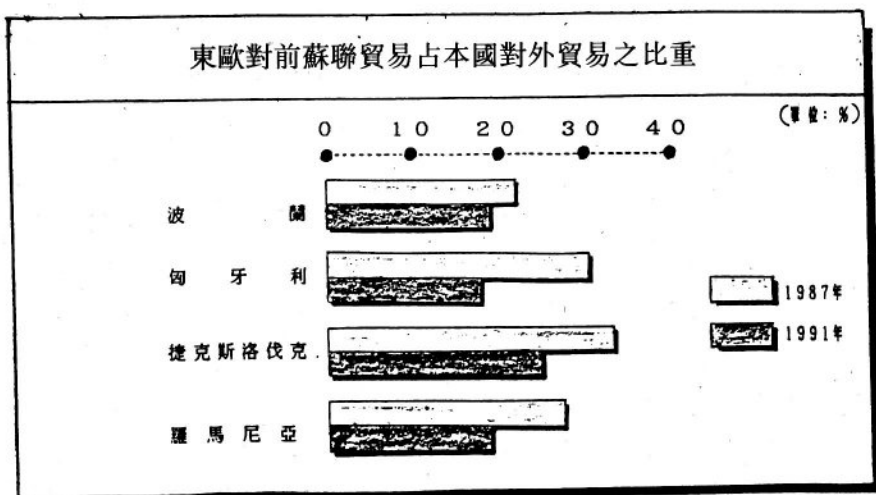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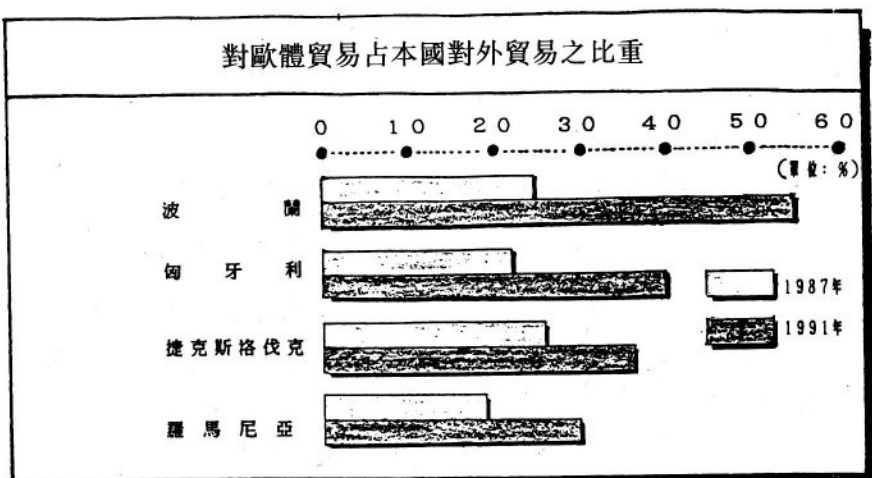
係日益密切，外貿比重已從過去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提升至目前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東西歐相互依存關係的增強，有助於東歐經濟復興與歐洲統合。（參見附圖）

總而言之，東歐「非共化」後已成爲歐洲社會的一員，波、匈、捷已加入歐洲理事會，同時所有東歐各國也與歐洲共同體簽訂連繫條約或貿易協定，並且也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項政治、軍事活動。準此以觀，東西歐已由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對抗敵視態勢，進入一九九〇年代的合作睦鄰關係，東歐的改革道路已不可逆轉，前景應該可抱樂觀態度。

圖二 東歐對歐體及前蘇聯貿易比較圖

五、結 論

綜觀東歐國家「非共化」後的經濟情勢，其邁向市場經濟雖僅短短三年工夫，還不能完全判斷真正成敗。不過，總的看來，至少有下列三點，應予肯定：



資料來源：EIU：IMP

第一，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轉換到市場經濟，是可行的。從過去的歷史經驗觀察，首先，東歐各國都曾進行過多次的經濟改革，但都績效不彰，解決不了真正的經濟癱結所在。其主要理由，當然是共黨政權不敢實行政治改革，使社會力量無從發揮。其次，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共黨竊取政權後，沒收人民財產，把所有生產資料納入國家統籌運用。赤化初期，農業生產產量猛降，民不聊生，失去自由，比現在東歐的情況更糟。因此，東歐走向市場經濟初期，所出現的不正常現象，是可預料，並且這種改革時期的陣痛尚能接受。

第二，沒有民主制度，就無法帶動市場經濟的興旺。今天東歐的社會與過去共黨統治時代相比，判若二個世界。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人民吃大鍋飯，雖然餓不死，但天賦的聰明才智無從發揮，慾望和動機受到壓制，人類的積極性漸失，那會有千變萬化的想像力投入市場運作。因此，證之極權統治的國家，其經濟發展畢竟有其限度，前蘇聯和共黨統治下的東歐即是明證。

第三，東歐地區如果把烏克蘭、摩爾多瓦和波海三國包括在內，則約有二億人口。正當這些國家邁向市場經濟之際，民生物質需求量可觀，市場潛力相當大。我國已先後在布達佩斯、布拉格和華沙設立台北經濟和文化辦事處，並與保加利亞和拉脫維亞簽訂航空貨客運協定。一九九二年我國與東歐的貿易已突破十億美元。因此，我國進一步和東歐國家發展實質關係，應有可為。

*

*

*